

襄阳地域文化推进思政课"本土化"改革路径研究

李明翔

(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 湖北襄阳 441000)

【摘 要】历史文化名城襄阳,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结合襄阳地域文化,推进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不仅可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还可以大力弘扬襄阳地域文化。本文从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的意义 开始分析,重点论述襄阳地域文化的主要类别,以及襄阳地域文化推进思政课本土化改革的路径,希望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并推动襄阳地域文化在新时期蓬勃发展。

【关键词】 襄阳地域文化; 思政课; 本土化; 改革路径

DOI: 10.18686/jyfzyj.v2i5.26710

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指的是调整思政课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突显出地方特色,实现"地域文化"与"思政课"融合发展。襄阳地域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实践证明,"襄阳地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发展,可以在多个方面取得积极效应,不仅可以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还可以大力弘扬襄阳地域文化。为了更好地发挥襄阳地域文化的作用和优势,推进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首先要深刻理解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的意义。

1 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的意义

1.1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可以很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襄阳地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为学生打开了新的学习之门。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思政课,领略襄阳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人文素养来源于什么?人文素养^[1]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人文素养来自生活,来自文化,来自艺术。襄阳地域文化涉及名胜古迹、历史人物、民间艺术等多个类别,是学生感受文化,感受艺术的有效途径。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融入襄阳地域文化,对于教师来说,是落实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对于学生来说,是领略地方文化的重要窗口,可以很好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1.2 构建襄阳本土化特色思政课

襄阳地域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如,襄阳的考古文物有青铜器、玉器、彩陶、陶瓷等;民间艺术形式有刺绣、木雕、编织、皮影戏、奇石、版画等。这些具有襄阳地域特色的文化形式、艺术形式[2],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和研究价值。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有利于构建襄阳本土化特色思政课。思政课的内涵重在从思想意识上影响人、培养人,襄阳地域文化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氛围,可以带给学生亲切感,让学生对思政课的内涵有更具体、深刻的认识。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深入研究襄阳地域文化之后,将"襄阳地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丰富现有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开拓出特色化思政教学路径。

1.3 推动襄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

对于襄阳本地人来说,他们耳濡目染的襄阳考古文化与民间艺术形式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传承与发扬下去呢?这是值得现代人思考的问题。襄阳地域文化渗透思政课,在提升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也很好地推动了襄阳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高校是培育人才的重要阵地,教师在思政课上普及襄阳地域文化^[3],就是对襄阳地域文化和艺术的一种正面宣传;另一方面,高校学生是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者,高校学生毕业后可能会去全国各地工作、生活,但因为心中有关于襄阳地域文化的情结,会自发地将优秀的襄阳地域文化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热爱这种文化。

2 襄阳地域文化的主要类别

2.1 襄阳地域文化之"名胜古迹"

在襄阳的地域文化中,襄阳的名胜古迹是一大亮点。每一年,前往襄阳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喜欢参观的名胜古迹一般有: 楚皇城遗址、华夏第一护城河、三顾茅庐的古隆中、雕龙碑史前文化遗址、私家园林习家池、鹿门山、鹿门寺。这些名胜古迹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极高的研究价值,还蕴含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如,三顾茅庐的古隆中讲述的就是"刘备三顾茅庐"^[4]的故事,再比如说: 鹿门山、鹿门寺之所以称之为"圣山",就是因为这里曾有伟大诗人孟浩然、皮日休的故事。在漫长岁月的演变下,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成为"名胜古迹"的内在精髓,成为襄阳地域文化中的一部分。

2.2 襄阳地域文化之"杰出人物"

襄阳经常被形容成"人杰地灵",这其中,人主要指的是襄阳从古至今的杰出人物。尤其在我国历史上,襄阳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如,东汉皇帝刘秀、三国政治家诸葛亮、文学家宋玉、唐代诗人孟浩然、鉴赏家卞和、画家米芾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仅有各自擅长的领域,还都具有较高的品行修养,成为现代人学习的榜样。

2.3 襄阳地域文化之"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来自民间,发扬于民间,价值可以影响社



会的方方面面。在襄阳地域文化中,璀璨的民间艺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老河口木雕、南漳刺绣、绘画书法、皮影戏、襄阳竹编等。除此之外,襄阳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资源,如,薅草锣鼓、高跷花鼓、襄阳花鼓戏、独臂皮影、端公舞等,这些非物质文化资源很容易被现代人忽略。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地域文化,这其中,保护襄阳地域非物质文化资源,是重要内容之一。

3 襄阳地域文化推进思政课"本土化"改革路径

3.1 渗透襄阳地域文化 营造高校思政氛围

合理地渗透襄阳地域文化, 可以很好地营造高校思 政氛围, 让学生获得多方面的思政熏陶。具体来说, 高 校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努力:一方面,高校可以将襄阳地 域文化融入校园的宣传栏、学生的寝室墙,形式可以是 "襄阳地域文化创意海报",也可以是一些科普知识,例 如:"襄阳花鼓戏的由来""襄阳皮影戏的历史演变""三 顾茅庐的古隆中"等,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之余,可 以从校园的点点滴滴之中感受襄阳地域文化的魅力,进 一步激发学生对历史、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兴趣, 有利于 落实高校思政课中的人文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在营造 校园文化氛围的过程中, 教师要打开思路, 不仅要充分 利用传统的媒体形式进行襄阳地域文化的宣传, 还要善 于运用一些新兴的媒体形式宣传襄阳地域文化。如,高 校微信公众号、高校抖音、高校头条等, 学生不仅可以 从这些新媒体平台获取襄阳地域文化的相关资讯, 还可 以主动地参与襄阳地域文化的讨论、交流, 有利于形成 良好的校园互动氛围,可以进一步落实高校思政课中的 集体主义教育、核心素养教育。

3.2 结合襄阳地域文化 设计思政教学内容

在思政教育中,教师重点要落实的是: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人文素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这些内容从概念上来说,确实是比较抽象的。如果教师想"化抽象为具体",就不能只是从概念上对学生进行灌输,而要从"生活实例"上,对学生进行循循善诱的启发。为了进一步推动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教师可以结合襄阳地域文化特色,重新设计思政教学内容。具体来说,第一,从襄阳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角度,激发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热情。在襄阳地域文化中,襄阳的考古文化,是古人智慧的结晶,高度展现了我国古代生产业、制造业的水平。除此之外,襄阳的民间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艺术魅力的重要窗口。高校

教师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以图文并茂、动画视频的形式展现这些襄阳地域文化,让学生对襄阳地域文化产生研究兴趣,激发学生想要保护、传承襄阳地域文化的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是学生内在修养的一种提升,是思政课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第二,从襄阳地域文化的责法出人物角度,启发学生做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在我国历史上,襄阳是著名的荆楚文化发源地,当时的楚人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建设家园,发展生产力,创造文化艺术。教师可以列举这些古人的事例,对学生进行"实例讲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列举"三国政治家诸葛亮""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故事,对他们进行人物分析,一方面,让学生感受他们做人的智慧,另一方面,让学生感受他们做人的智慧,另一方面,让学生感受他们做人的坚持、执着、爱国情怀,让学生从中获得启发,立志做一个像他们一样品行高洁的人。

3.3 感受襄阳地域文化 开展思政实践活动

为了进一步带领学生感受襄阳地域文化的魅力,高校还可以积极组织各种思政实践活动。举例来说,高校可以带学生参观襄阳的名胜古迹,楚皇城遗址、华夏第一护城河、雕龙碑史前文化遗址、私家园林习家池等,让学生切身感受地域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想要去保护地域文化,弘扬地域文化的热情。对襄阳地域文化的弘扬,其实也是一种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体现。再比如说,高校可以组织"襄阳地域文化知识节",通过讲座、问答、社团活动等多个渠道,宣传襄阳地域文化。在准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学生会主动探究襄阳地域文化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底蕴,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学习途径,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4 结语

高校思政课"本土化"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襄阳地域文化的渗透,是思政课"本土化"改革的切入点,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思政课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不让思政课改革流于形式,高校教师要把握好思政课改革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科学规划思政课教学体系。唯有学生通过襄阳地域文化,提升了个人综合素养,才能从思想意识上更好地理解思政课内涵,实现高校思政课改革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简介:李明翔(1984.12—),男,湖北襄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 [1] 邸维鹏,袁纲. 高校德育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分析 [J]. 世纪桥, 2017 (11): 65-66.
- [2] 刘清生. 新时代高校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理性审视 [J]. 江苏高教, 2018 (12): 91-93.
- [3] 邱伟光. 论课程思政的内在规定与实施重点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8 (8): 62-65.
- [4] 郝士宏, 贾秀梅. 论山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系[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9(2): 87-91.